

我有我天空 - 第 28 集 - 游偉樂 - 教無類!?

主持：W William 嘉賓：B 游偉樂 Billy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我是 William。在以前小時候的上學期間總是見到一些老師職員的樣子很嚴肅，更有些是我讀了一個學期都從沒見過笑容，嚴肅到不得了。年代不同了，現今的老師開始 nice，有些甚至擁有很多技能。今日我身旁有一位視障老師，這位老師會是傳統很悶的老師，或是近代有很多不可告人能力的老師呢？請他出來跟大家聊天一下，Billy 你好。

B：你好。William、大家好。

W：你的全名是怎樣稱呼？怎樣稱呼你好呢？

B：你說中文名？

W：是啊！

B：中文名是游偉樂。游水的游、偉大的偉、快樂的樂。所以每當有人問我是什麼名字時候，我都會說笑游水是偉大和快樂的運動，是這樣記著。

W：所以我就要問你怎樣讀，因為有時說得快就會叫了「有米樂」。

B：我也想「有米」。

W：「有米」。

B：哈哈。沒有什麼「米」。

W：一會兒聊天便稱呼你叫 Billy，好嗎？

B：好啊。

W：知道你看東西的能力不太好。

B：唔。

W：你的視力狀況是怎樣的？

B：我兩歲的時候視覺神經萎縮，之後便完全失明。事隔多年，到現在仍是失明，完全失明是什麼程度呢？是光和影都完全看不到。

W：即是跟我一樣的啊。

B：是啊！沒錯。

W：但是你兩歲，那些叫遺傳還是什麼？

B：其實我的家人都有眼病，都是看不到的。

W：唔。

B：不過醫生就說視神經萎縮這疾病應該是不會遺傳的，因為這已成為一個謎，已經沒再覆診，也沒有再研究基因那些問題；都不知道是否屬遺傳病。

W：明白。小時候，要在一個全黑暗的環境裡面讀書？

B：可以這樣說。

W：其實難嗎？

B：小時就入讀心光學校，全香港唯一一間視障學生的學校，當時讀書就沒有什麼困難，因為那時老師都會選用一些適合視障人士的方法教我們，我記得小學學習數學的時候，老師都會用一些實物來教我們，例如現在說一個錐體。

W：是。

B：你們一般都可能是看圖畫，看看錐體是什麼樣。

W：是。

B：但老師好好，會特意用紙摺一些錐體給學生摸。柱體也一樣如是。當然我們凸字都會有圖，可以摸到的。這些都是老師特別為我們做的事，但當然最基本的是我們如何閱讀書本呢。都跟一般人一樣，當然我們看不到一般人看的書，但有些點字的書。

B：將一般的書變成點字，點字也有圖的，但圖只是限於一些簡單的形狀，也會有一些統計圖。至於若是一幅漂亮的相片那就不能夠轉成點圖。

W：是啊！統計圖即是那些棒形圖？

B：棒形圖，對啊！我小時候也有畫過，也有摸過。

W：即是高、低分別當中的內容。

B：是啊！沒錯。

W：我真的很想問你一個問題，我很多朋友常常問我。你是後天失明，以前能夠看見事物？

B：是啊！

W：知道什麼是顏色嗎？

B：唔。

W：當時年紀小，只得兩歲。

B：是啊！

W：那時只得兩歲，顏色都可能忘記了，學校是怎樣教你分辨顏色？

B：我想學校教的跟現在都是一樣，顏色對於我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概念，或是一個知識。

W：是。

B：我知道你一說黃色，我就想起檸檬、香蕉。但對於我來說什麼叫黃色？黃色是怎樣？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想起每種顏色也只可能想起不同的物件。

W：唔。但會不會說紅色是代表喜慶、溫暖、或者太陽？紅太陽。

B：是啊！

W：但會不會特別地安排你們出外曬太陽？

B：沒有。

W：沒有這回事。

B：不過當然我只知道太陽是紅色的，我想學校沒有刻意強調顏色這回事。

W：哦。因為有好多朋友有興趣，想知道。但其實我又覺得沒有什麼所謂的，最重要是我們不要將訊息傳遞錯誤。例如：黑色才是代表喜慶的顏色。

B：哈！

W：嘩！紅色是代表不快樂的顏色，這就大件事了。到時去到一些場合完全穿錯衣服，就麻煩了！說回讀書，你小時候就說讀書沒有什麼難度，你小學、中學的成績又是怎樣？

B：在心光學校當時人數就比較少，一班大概有七個至十個人左右。

W：唔。

B：一年級至到中一我是在心光讀書，每一年我都是考全班第一的。

W：哦。

B：不過可能當時覺得人比較少，競爭不算很激烈。

B：反而自己很想保持第一。

W：對！

B：當然自己成績差了一點，但仍是第一的，例如：今次默書沒有九十分，只得七十分……

W：哈哈！

B：我便會起碼不快樂一整天。

W：哈哈。你這個特質真的不錯。若果我早點認識你，我以前小時候的讀書成績就不用科科滿江紅。

B：我想我壓力也很大的。

W：是嗎？

B：因為自己常常要取得九十分才滿意。

W：唔。

B：覺得九十分是理所當然，若果取不到那就是自己做得不好。這個完美主義保持到現在；自己應該有些少完美主義傾向。

W：唔。

B：當然經過多年自己經歷過很多，有時就會很現實的去看原因，而不單只是關於自己的問題。

W：中一後，出來「融合教育」？

B：是。那時我就入讀聖保羅書院，是一間頗出名的中學。

W：學校本身以往有沒有失明朋友在那裡讀？

B：這間中學…我想其實聖保羅是全香港收視障學生收得最長時間，我又不敢說是第一間。

W：是。

B：因為據聞第一間是拔萃女書院，收了程文輝。

W：是，程文輝。

B：但若果不計拔萃，應該是聖保羅 1970 年已經是收第一名失明學生，到現在呢……

W：嘩！

B：四十二年後它都是仍然收生，繼續保持。

W：聽你這樣說，理論上學校內的設備及配套都應該很完善。

B：是啊！我想都算。當時電腦不太盛行。

W：那時有什麼協助你？

B：在圖書館有一套字典。很厲害，因為點字的書其實是大過一般印刷字的書。

W：是。

B：記得那時那本字典很厲害，買回來放在圖書館，那本字典可以分作為七十八卷的點字書，七十八卷，於是同學常都說 Billy 你就好，學校買很多書給你，我跟他們說其實只是一本字典。

W：唔。Billy，其實一卷書有多厚？

B：一卷書大約有多厚？

W：有沒有三兩吋？

B：我想差不多有。

W：因為我記得我摸過那些點字書，那時讀復康班都摸過。四四方方的，大大本，我想應該大過一張 A4 紙，

B：大過。

W：這樣來形容，聽眾朋友就會知道大過一張 A4 紙、四四方方的、還要兩三吋厚，七十多？

B：七十八本。

W：嘩！

B：好厲害！學校老師另外對於視障的學生都不會陌生，不過好可惜。一入到去不是太愉快，點解呢？學校當時就說有些科目不適合我讀，舉些例子。例如：科學因為要入實驗室會有危險；地理因為要看圖，但其實剛才已說我們有凸圖，不知為何會說看不見；還有體育、美術等等……

W：唔。

B：有很多科也不用讀。但自己現在想起又不能完全怪責學校，因為據聞…不能肯定。

W：說出來吧！

B：之前有些師兄是自己選擇不修讀這些科目，當學校讓他們選擇的時候。

W：哦。

B：當他們選擇不修讀的時候，學校便會以為原來視障人士是不用或不能夠修讀這些科目。他們選擇不修讀，這又不代表我不能修讀。

W：是啊。

B：我用了一年的時間爭取。最後到中三的時候，學校容許我旁聽生物、化學、物理，但都只是旁聽，不用修讀的，這事令自己不太開心。坦白說，從小對理科的興趣不大。

W：是。

B：但是突然會想為何會少了一個機會跟其他同學在一起，很奇怪的。他們每天上九堂，我就每天肯定有兩至三堂為空堂；可以到圖書館。當然同學會羨慕我的，但自己就不太喜歡，像離群一樣。

W：唔。你是繼續升學的，就減少些科目，對嗎？

B：到中三之後就沒有分別，中四我已經選了文科。

W：那時，同學怎樣看你？你是班中的唯一失明同學嗎？

B：那時候，我班是只有我一個，但全校應該有四至五名視障同學在不同的級別。

W：不談師兄師弟，只以你那班為例，你的同學怎樣看你？

B：其實我覺得我的同學對我是有兩個看法的。第一他們會覺得我是一些乖巧的學生，但我不是呢！

W：乖巧？

B：是啊！他們常常覺得我說話後說唔該，很有禮貌，不知是什麼原因很特別他們覺得視障學生是乖巧、勤力的；第二他們會覺得我們是很需要保護的人。

W：哦。

B：為何這樣說？因為中學玩拋紙張是少不免的事。

W：是。

B：他們拋紙張都會弄到我、擲球又會擲到我，坦白說我不是特別介意，反而我介意什麼呢？就是之後的一句「哦！你整親 Billy。」那時自己便會想，整親 Billy 又如何呢？到底 Billy 是誰呢？

W：標籤了。

B：是啊！自己就很不快樂，那兩年跟同學都不太熟絡，因為另外一件事就是為何同學會可能覺得我乖巧，是因為我不會玩他們玩的東西，打機……

W：哦。是啊！

B：看雜誌、看隔離女校的校刊哪個美啊！坦白說，其實我心裡也很想跟他們一起玩，但自己知這些是完全跟我沒關係的，怎樣玩呢？其實，不是說玩不到的，以前我在心光學校也會踢足球。

W：是。

B：將個球放入膠袋就可以踢的了。

W：我也跟我的侄子踢過球。

B：是啊！同學不了解，往往就會認為會不小心把球踢到桌下。

W：學校應該有灌輸同學，失明的同學可以做些甚麼，大家沒需要「帶眼鏡」來看他們的，沒有嗎？

B：有時很有趣，他們可能太習慣這件事，學校沒有刻意做任何事令我融入得更好。當然其實可能最初一、二年是比較不快樂。

W：唔。

B：慢慢升班，這情況便慢慢有改善了。可能同學長大，不會只顧著玩，也會聊天。以及自己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參加了合唱團；自己都覺得是學校的一份子，老師……

W：是啊。大家合作。

B：另外都挺開心的，其實合唱團某程度上對於一個視障人士都是有難度的，唱歌當然沒有難度。

W：但是要看指揮啊。

B：是，怎樣看呢？坦白說，如果學校以看不到指揮這原因，而不讓我參與，也可以的。學校沒有這樣，反而照樣讓我參加。那到底是怎樣呢？當時是很簡單，同學們在我身邊。

W：提你？

B：有時指揮說開始或完的時候就會拍一下我。

W：很好啊。

B：沒人發現，大家也只是站左右。大家知道而又不影響其他事，只需要大家有少許的配合，就已經可以做好。合唱團最主要是唱歌的。

W：對。

B：而不是要去看指揮，自己也可以經歷一點點的配合。

W：那你第一次演出的時候開心嗎？

B：很開心的。其實有比賽的，我最威風的一次是在中六那年，因為學校之前一年在校際音樂節勝出。

W：哦。

B：我們就要跟另一間學校，是女校來的，一起到金紫荊廣場升旗。

W：在灣仔那裡。

B：是啊。我們一起升旗一起唱國歌。

W：哦。

B：以及有些表演是關於中國的歌曲，但已忘了它的名字。

W：嘩！

B：我覺得那一次是很厲害的。

W：你繼續升學，總算能跟同學相處，但最後成績是怎樣？

B：成績就……

W：有沒有考取第一？

B：這樣說，沒有考過第一，自己有些科目又考得不錯。英文，中、英文也考得不錯。
於是，那時又有興趣，便開始想將來會否可以教英文呢。

W：教書？

B：是啊。教書。

W：當時學校裡應該有一些啟蒙老師，你有嗎？中學的時候。

B：我想我的啟蒙老師反而不是我中學的老師，是我在心光學校讀小學的兩個老師，兩個老師對於我的影響都幾大。記得一個是我五年級的老師，他是中文科老師來的，叫我們寫週記，每寫完之後他就會利用點字回覆我，比如我一頁紙，每次回覆約有大半頁紙，很感動。很開心！

W：當然。

B：見到老師用心回覆自己的文章，我便覺得原來一個老師真的可以令學生對於語文有興趣，自己便開始愛上寫作。另外一個老師就是六年級的班主任，班主任很好的，記得有一次自己因不愉快而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利用自己的私人時間致電來給我安慰，從中又看到老師對學生的個人成長，又能跟他們一起經歷。於是，自己都想跟這兩位老師一樣，能令到學生對我教的科目有興趣，以及陪伴他們一起成長。

W：即是年紀小的你已被他們深深的感染到。

B：是啊。

W：感染了你，你剛才說就要選科，你是選擇修讀教育、或是文學，還是其他？

B：當時說出來也沒有人信。中六的時候也不知道香港大學有開辦教育的課程，打算選文學院。

W：是啊。

B：之後再選教學文憑吧！但後來發現香港大學有英文教育的課程，那就是最適合，日後打算成為英文老師。

W：很適合啊。

B：坦白說報名時，我完全沒想過視障會是一個問題，真的沒想過。那我照樣報名，我記得到了完成高考的時候，教育系約我面試，教授也問了我一些問題。他是一個澳洲人，他態度很好，不會因做不到這事、那事而挑戰我，到現在聽到很多師弟師妹面試，有不少學院或學校會因你失明做不到事情，而態度差。他沒有，只問我怎樣在黑板寫字、怎樣改家課呢？

B：我便說了一些方案給他聽，多數都是用電腦。剛才我一直沒說，讀書這麼多年，在中學我也是用電腦的。只要有一台普通的電腦，有些人以為有些叫盲人電腦，但其實是沒有的。在一台普通的電腦加上讀屏軟件。

W：是。

B：會發聲的，但我自己就習慣了摸，於是加兩部機用來摸點字。

W：用來顯示。

B：顯示器，於是就摸到電腦螢幕上的東西，教書的時候也是這樣。便跟教授說，只要有部機器讓我完全摸到電腦上的東西，將電腦接駁在投影機，那就可以在課室裡打字，就不用使用黑板，學生又能夠看見我寫的字，是嗎？

W：嘩！挺方便。

B：是啊。其實我看見現在有很多老師都是用這方法，因為黑板、粉刷很骯髒，打字又快又乾淨，最主要可以看到學生，不會讓他們整蠱。

W：其實我又想問，你想到這麼多的招數，修讀完出來一定會見工，你讀了多少年畢業？

B：讀了四年。我是零四年入去讀的，讀到零八年畢業。

W：即是跟一般人一樣？

B：沒錯。其實我在畢業之前自己已經有很多經歷，比如很難找實習，同學們大多都在十一月已找到，而我就在一月才找到。

W：是。

B：很困難。我還記得有一個校長跟我談了一小時之後，就說：游生，我看不到有什麼證據你可以在主流學校教書。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也很生氣。

W：對。

B：我心想每一個老師在實習的時候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可以做得好。是嗎？

W：是啊。

B：但是因為我失明就這樣說，他之後說的更精警。隔離有位老師，先假設那位老師姓張，Miss Cheung。因 Miss Cheung 都替我說好話。

B：她說我多年來都是這樣已經適應。他說「呀 Miss Cheung 你想吓…若果矇著眼入課室教書，你會遇到什麼困難？」正因為這句話我便更加憤怒，自己在想如果校長你矇著眼，我想你連校長室也走不出，對嗎？

B：那次是一次很好的經歷，為什麼好呢？當然我有一段時間是不快樂，但很快就重新站起來。沒錯，我知道很多人需要證據，雖然我在母校聖保羅第一年生活有點不愉

快。

W：是。

B：但是它是全香港第一間接受我在那兒做實習的。

B：做了兩個月實習，當中也有很多經歷。在這兩個月當中，有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一人在課室對著一群學生，所以從中取得不少自信，自己想若將來出來工作都是這樣便好，只要學校放心的讓我教導便沒問題了。

W：你主要授課都是英文？

B：沒錯。

W：我假設你能夠解決教學上的困難，但剛才都說過學生很頑皮可能會「整蠱」你的，那麼你怎樣控制當中的秩序？

B：他們又不會在後面「整蠱」我，因為就算他們在前面「整蠱」我也看不見，所以又不太擔心他們會在後面「整蠱」我。不過，自己之前說過那位老師被人「整蠱」，就正正反映到就算是一個能看的老師也未能百分之一百肯定可以維持學生秩序。

W：是啊。都會有限制的。

B：若是能夠的話，那全香港的課室也會天下太平，因失明的老師在香港也不是有很多，是嗎？

W：嗯。

B：但為何仍有這麼多被人錄為短片，放上 youtube？又說打人……

W：打人、擲椅子。

B：打人、擲椅子，但為何會這樣？那我自己覺得有兩件事很關鍵，而這兩件事是每一個老師也要做到，亦跟失明是沒有關係的。第一是教書時的內容是要學生有興趣，以及是他們能跟上的，即不能說一些很深奧的內容，例如今天說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誰？這些雖然是很厲害的英文知識，但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根本沒有關係。

B：另外，是要他們有興趣，其實不是說莎士比亞不能當教材。

W：都應該教到的。

B：是要想：怎樣將莎士比亞跟他們的生活連上關係呢？比如莎士比亞這劇是說一些失戀，失戀學生一定試過的，把他們失戀連繫沙士比亞他們便可能會有興趣，這就是第一樣：興趣和能力。

B：第二樣就是學生跟老師之間的關係。我常說，學生、傳媒朋友訪問也很喜歡問我的一條問題：「Billy Sir 學生有沒有『整蠱』你？」，但為何常以為學生一定會「整蠱」我呢？

W：是啊！

B：學生跟老師之間是否一個「兵捉賊」關係？又或者不知道誰是兵誰是賊？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一開始自己便想將學生當為朋友。當然自己教了四年書，便知道有些底線是要守的，學生亦會挑戰你一些底線。

W：沒錯。

B：當他們發現你不介意，便會進一步頑皮，所以有些事要守。但是，他們永遠在我心裡都是最愛錫的一群，我當他們是朋友，只為他們好。其實他們是感受到的。上課的時候甚至都會鬧他們。因為他們有時會過份地嘈、走來走去。

W：對。

B：試過的。若是說沒有；我想也沒有人相信。

W：是。一定有人挑戰你。

B：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誇張，我便會開口罵他，甚至用最好方法。怎樣呢？我覺得教書就是學生跟老師之間的衝突，就是……學生是年輕人，他們很要面子的。

W：是啊。

B：其實任何人都要，不過年輕人在群體中就特別需要。

W：用來比較。

B：他們很重視別人怎樣看他們，所以若果你在一大班人面前罵他，這是下了他面子，他更加不滿，便更加挑戰你。我多數的做法就是叫他們放學留下，其實這已經是一個懲罰，因為用了他的私人時間。

W：是。

B：留下來後便慢慢地跟他傾訴，我沒必要鬧他，我只是想說回要求、以及我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W：你真的很清晰。聽到現在這畫面，無論在教授課本、或者在秩序、跟學生相處你應該都很高分。

B：多謝多謝！

W：但實際又不是，我知道你之後反反覆覆，學校不找你當長工，為什麼呢？

B：為什麼呢？其實我想這個也有些少完全關於我視障的問題，因為現在學校生態問題，現在多數以簽約(形式聘請)。

W：合約制。

B：合約制。第一、二年那間中學都是聘請我當半職。

W：也沒問題。

B：你也知道就算是全職也未必穩定，更何況是半職。於是早兩年便沒做了。但也開心的，因為有些學生到現在仍有找我。近來 DSE 放榜，我都在 Facebook(面書)跟他們聯絡。甚至是實習時的學生，我也會問他們近況、考試成績如何等等。也會跟他們聊天。開心的。甚至有些會每年約出來吃一、兩次飯，跟他們像朋友一樣，會一起吃飯一起唱 K。

W：很不錯。

B：現在這間做了兩年，自己有些少不愉快。不愉快可能是決定留或走，我覺得兩年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時間，讓自己跟學校互相適應，於是我就找另一個地方。

W：你不快是因為…你說學生沒關係，那你跟同事？

B：我想，不能說因為同事，而是一些安排上的問題；學生都有的，在過去的兩年都有。說一下學校的安排。其實學校一開始就說讓我教中六的寫作及說話。很可惜，因為有很多新生是中六才入讀這學校，其實沒關係的。我比較覺得是因為他們接受不了有視障的老師，學校亦沒有因此做一些配套。

W：讓事情變得更容易。

B：沒有跟學生談或說我的問題。有學生投訴我，投訴什麼呢？是很特別的。學生就說不想用電腦交功課，剛才說了我一定要用電腦才能看得到。

W：是啊。

B：若果學生是用手寫的功課，我是改不到的。

W：哦。

B：學生就說不習慣用電腦，習慣用筆寫的。他不是跟我說，而是直接跟學校投訴。但學校的處理更加特別，他們向學生了解後，就問學生「上 Billy 堂有什麼不好？」，這一定會越講越多的。

W：當然。

B：其實大家都是在互相適應，說真的剛剛九月、十月的時候我們互不相熟。

W：有很多誤會。

B：誤會。最後學校就跟我說：「Billy 你不用教寫作，因為你改不到他們的功課」。其實當時我也在想，我改不到他們手寫功課，並不代表我不能找人替我把他們功課輸入電腦，這是第一樣。

W：明白。

B：第二，其實學生是否真的不習慣用電腦？他們平時 Facebook(面書)都是用電腦的，就算不習慣也要變得習慣，因為高等教學比如大學、大專都不能夠用手寫交功課。

W：是。

B：即使說因考試而要習慣手寫的話，那你可以寫完一篇後輸入電腦交給我，反而用電

腦還好，當我改好後，更方便你謄文或修改，可以不用從頭抄一次。

W：我想這都只是一個藉口。

B：藉口。這件事在心裡兩年來不開心，學校亦沒有再平反這事。只是學生會覺得出聲後就刪去你的堂，就不會尊重你。

W：明白。我知道你現在仍未有工作，是嗎？

B：沒有，現在都在努力找工作，因為你也知道現在很困難，又說下年因三三四之下會刪減很多老師。

W：那如果一直也找不到，怎麼辦？

B：我想……

W：轉行！

B：暫時我沒想過要轉行。

W：那怎麼辦？不能沒收入的。

B：是啊。我想自己都會做一些補習。我除了教書之外，這幾年都有講一些講座，在不同學校、教育學院也有講，讓更多認識視障。

W：嗯。

B：激勵不同的人。有時亦想：自己是否真正激勵到別人？有時連自己也激勵不了。我也會有灰心的時間，覺得灰心的時間正正是協助我更加了解到其他人，將來再接觸學生時候就會知道學生在家庭、在工作或在學校的不快。我會了解得他們更多。比如有時我工作也會沒心機，不想幹。

W：唔。

B：一般老師可能覺得學生沒做功課、沒事做、懶惰、頑皮，但我自己現在經歷過低潮時候，就會想當學生沒功課交、沒心機的時候會不會是遇到不快或有情緒呢。我可以怎樣協助他們疏導情緒，我想這些經歷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會經歷。

W：明白。

B：正因為這些負面經歷，對我變為一些正面的事。

W：嘩！我聽到覺得很感動，如果當日我有個老師他願意細心觀察一些學生的需要，相信我的成績也會好一點。

B：哈哈。

W：時間差不多了，Billy。下次有機會帶你的學生一起上來。

B：好啊好啊！

W：跟我們一齊再分享一下，教育以外。比如說你跟他們一起去玩，一個失明的老師是怎樣跟他們玩的呢？又或是一些興趣班之類。好嗎？

B：好啊！

W：今集就說到這裡，下次再見。

B：多謝。再見。